

參賽類別	<input type="checkbox"/> 小說組 <input checked="" type="checkbox"/> 散文組 <input type="checkbox"/> 新詩組
作品名稱	孤味

「今仔日 你牽阮的手」「你疼阮的心 我壟知影」

「阮不是別人的 免煩惱傷心話」「我永遠是你的 是你的寶貝」

總覺得2025年是濕雨綿延的一年，之前在網路上看過一段很有說服力的話：「故人走濕路，我們走乾路。世間只有水可以通往陰陽兩界，因為沒有太陽，逝去的親人才能偷偷回來看看。」

甲辰年臘月廿一日，那是一個典型的冬季早晨，17.3°C，清晨偏涼，氣溫隨著太陽升起逐漸回暖。中午十二點多，我的爸爸因主動脈剝離過世了。

那天我慶幸地從牙科診所回家，智齒終於拆線了，一縷擔憂隨著尼龍線緩緩滑落，安全帽下的嘴角抑制不住的上揚。待我到家後，思忖著過年的家庭旅遊可以去哪玩呢？殊不知一小時後，通通電話將冬天的寧靜打破了，也攪亂了我往後的四季。

「你是妹妹嗎？媽媽在家嗎？不在啊…」「那妹妹你聽我說，你爸爸要動手術，需要家人簽手術同意書，現在有辦法過來嗎？」我抓不住時間的觸感，醫院催促的電話、警察局通知的電話、里長關心的電話，次次擾亂了我的平衡感，待我回過神時已經坐在四十分鐘的車程裡，腦袋縈繞著護理師姊姊的話：「你知道主動脈剝離是瞬間就會離開的嗎？」不會吧？我才剛過完二十一歲生日，爸爸一定還會陪我到大學畢業、還會回家幫我吃冰箱裡快過期的蛋糕吧？兒時換牙時，乳牙總是搖搖晃晃的，常伴隨好奇與害怕，我常用舌尖去觸碰搖搖欲墜的回憶，輕微的疼痛和出血是身體練習與孩提的童年告別，我不知道接下來的世界將會跟那顆牙一樣，鬆動、劇痛、脫落。

依稀記得，那天天空是灰色的，畫面像底片膠卷般沉沉的壓在心頭。第一幕是奔向醫院的凌亂腳步；第二幕是爸爸的朋友扶著媽媽的肩膀低聲竊語；第三幕是再加快的步伐與失序的心跳；第四幕是媽媽倏然回頭，露出我前所未見的崩潰：「爸爸過世了。」；第五幕伴隨著腳步聲，措不及防、毫無徵兆的降臨在我眼前—爸爸的大體。曾修習過法醫高成大的課程，我再清楚不過身體沒有靈魂的樣態，只是未曾想過理論的驗證竟是在這種場景。

《死亡通知單》上寫著：診斷—到院前心肺停止。死亡日期—2025年00月00日00時00分。家屬簽名：…。我向急救室裡望去，姐姐正緊握著爸爸的手，媽媽輕撫著爸爸的臉，哭聲像是從喉嚨深處一把又一把挖出來般。視線回到距離眼前30公分的白紙黑字，在經歷醫生的死亡宣告後，我作為在場唯一理智的家屬，被喊出去簽署各種通知單，「如果我不在家屬簽名的欄位上簽字，是不是死神就會把爸爸還給我？」俗話「心頭肉」意思是指「像心臟上一塊肉那麼重要的人」，那種感情是連結著生命的本源。看著爸爸的眼睛緩緩闔上、手掌上為家庭拚搏數十年的老繭逐漸失溫，再想到爸爸被電擊、被開胸、身體灌入八包血袋的畫面，我的心臟就好像嘗過太多幸福後的蛀牙，大片大片的被啃食殆盡。踩過地板上狼藉的血痕和散落滿地的醫療耗材，志工伯伯將我拉到身側，我看著禮儀人員為爸

爸套上屍袋，刺耳的金屬拉鍊聲不只滑過腿部、胸部、嘴唇，也像利刃般劃過了我的心臟，在拉鍊高過頭頂完全覆蓋時，也象徵我要跟過往的美好與優渥切割，爸爸離開我了。

提著爸爸的衣物來到地下二樓的助念室，人總說出生在冬天的孩子耐寒，但我並非如此。我跪在爸爸身側，端詳著剛過知命之年卻已被時間染白的頭髮、泛紫的雙唇還有沉沉睡去的臉龐，繃緊的神經一瞬間全部斷裂，迎面而來的只有深不見底的撕裂哭聲。「辦出院、接爸爸回家」我像無頭蒼蠅在醫院裡遊走，為什麼A請我去B櫃台、B說辦不了請我去找C單位，我有好多的為什麼？我只是想帶爸爸回家而已，為什麼？我拖著無助的空殼到了社服室，社工告訴我：「醫院勾錯了，不是一般程序處理，是需通知警察機關。」生理層面的「生長痛」通常不代表病理問題，而是因為骨骼、肌肉和韌帶生長速度不一致而引起的暫時性疼痛。原來長大不只會痛在骨頭，也會痛在心裡，那是一種接受命運的玩弄、得靠自己練習接受的疼痛。爸爸，對不起，我們明天再一起回家好嗎？

第二日，上午十點，檢查官、法醫、刑警坐在我面前，詢問我爸爸的死因有無意外或他殺之可能，我才知道口述的片面之詞，就能潦草決定爸爸在相驗屍體證明書上的死亡原因。「長大就是一連串伴隨利益與風險的選擇。」上午十一點，我煎熬的坐在醫院大廳等待護理紀錄的審核與申請；下午一點，我坐在法庭外的長椅等待開庭；下午兩點，我拿著52頁護理紀錄和10份相驗屍體證明書踏出地檢署門口——我可以幫爸爸辦離院了。我清楚知道上午十點的瞬間，如果我不再去追究模糊的死因，爸爸就可以離開冷冰冰的地下室，大體不用反覆的冷藏和退冰，我也不用面對外來的質疑與解釋。但我想，爸爸一定也想為自己的離開，在名為人生的劇目裡有一場合理的落幕。我意識到能夠如常，是否也是一種難能可貴的能力？

下午四點半，嘉義到雲林，接體車上只有司機、我、爸爸。「爸爸，過橋囉。」「爸爸，我們到家了。」轉動著微微鏽蝕的家門鑰匙，這扇門背後有著爸爸努力撐起的每一個清晨，但這次迎來的卻是最後一次歸途。傍晚六點，我坐著接體車抵達殯儀館與家人會合。望向剛換上西裝的爸爸，很陌生，禮儀人員示範了最後一個步驟：請我為爸爸套上合腳的鞋。佛經斷斷續續震動我的鼓膜，我調整了鞋子的角度，把腳踝對得更齊一些。那天晚上下雨了，我也斷斷續續做了很淺的夢。

「白髮人送黑髮人，是世間沉痛的悲哀。」

在華人文化裡，傳統觀念講究「養兒送終」、「子孝父安」，而「白髮人送黑髮人」象徵了孝道斷裂、倫理倒置，是人生中最痛的離別。第三日，雖說爸爸與祿母阿公阿嬤並無血緣關係，但當已屆杖朝之年的老人家拄著拐杖走下計程車，在靈堂門口別過頭流下不捨的眼淚時，我才真正理解這句諺語的重量。或許親情不必拘泥於血脈的延續，真心與陪伴所編織出的情感，也是人生中最濃烈的羈絆。

「我才明白，自己一直躲在爸爸築起的樹蔭下乘涼。」

二十出頭的自己，在做任何選擇與決定時，在那些已至知命之年的長輩眼中總是顯得蒼白無力。今日天氣依舊嚴寒，我沒有合適的深色衣物，便披上那件曾為爸爸挑選的外套，雖然尺寸過大，但希望能彈開一些窒息的言語和哀傷。我察覺到某些人看著我和家人的眼神變了，裡頭少了敬重，多了一絲試探與輕忽，好像我不再是「誰的孩子」，而只是

個看起來好欺負、尚未長成的幼苗。原來在許多場合我能沒有負擔的大笑，是爸爸先行一步為家庭背上沉重的擔子，也提前為我擦去了眼淚。

「爸爸，你有收到嗎？」

燒紙紮的儀式，既能表達對亡者的思念與敬意，也是情感的依託。我眼前的火海，緩緩纏繞著每瓣印有指紋的蓮花塔，隨著塔柱的重重倒下，延燒到了紙紮做成的房屋、電腦、茶具。火舌從明豔的紅色，轉成冷冽的冰藍，並且大口大口地將爸爸生前的衣物燃燒的片甲不留。我癡癡的望向這場「災難」，不禁思考著爸爸究竟會不會收到？如果這時我衝向這道陰陽的傳送門，是否就能回到爸爸身邊？意識到旁邊為我撐著黑傘的媽媽，眼眶好像泛著若有似無的眼淚，在生命的驗收裡，我還是敗的徹底。

「風好大，爸爸能找到回家的路嗎？」

第六日晚，我冒著冷汗無法入睡，房間裡的白光反覆提醒著我親人已逝的事實。「妹妹，你要考學測了，我幫你把房間的燈管換亮一點。」爸爸，我現在覺得太亮、太刺眼了。華人文化中，亡者會在頭七夜回來看看家人，但家裡變的好寬敞，大到我抓不住爸爸的笑容與聲音，突然發現我的眼睛可以容納無數光線與物質互動後的風景，卻容不下即將決堤的淚。這幾日家裡來來去去了許多人，多了一些爸爸的照片與回憶，唯獨少了爸爸。

今天是爸爸離開的第六天，他，後來沒有進到我的夢裡。

「第七日-孤味」

凌晨四點，天空被黑夜和大雨壟罩，今天是出殯的日子。

爸爸一生低調、節儉、熱心、謙虛，被許多學生和客戶景仰且愛戴著。我仍不明白，為何在這重要的日子裡，天空降下的雨像是猛獸般要吞噬我的所有。告別式開始，穿上黑袍，捏緊了手尾錢，三拜三叩首。

「一拜！」「七歲，謝謝爸爸牽著我的小手踏入一年四班的教室。」

「二拜！」「十四歲，謝謝爸爸耐著脾氣理解青少年的叛逆與疏離。」

「三拜！」「二十一歲，謝謝爸爸將我撫養成人，我永遠、永遠愛你。」

「瞻仰遺容」我走在第三個位置，環繞爸爸一圈。謹記，爸爸的身形與面容；謹記，爸爸所有的美好；謹記，往前走，不可以回頭。

「時辰到，蓋棺！」我和姐姐在眾人的注視下再次重重叩首，引魂幡、牌位、香、遺照依序上車。這天是「好日子」，許多人都趕在過年前送親人火化，所以一整天共有上百具棺木等著進爐。老闆告訴我們，場面會很壯觀，或許是你們一輩子只會見一次的大場面，我也這麼希望，一次就好。

「號碼牌：十七號。」早上七點，水里火化場，氣溫十二度。我因為低溫而意識模糊，這裡最溫暖的地方不是親人的懷抱，是五個燃燒所愛之人的大火爐。

羈絆越深，無常與疼痛便越加深刻。

「十分鐘」我看見爸爸的棺木。

「五分鐘」工作人員再次確認身分。

「三分鐘」爸爸的棺木推到爐邊預備。

「一分鐘」我和姊姊跪在水泥地上。

亮恍恍的紅字開始倒數：「七十分鐘。」我哭的狼狽，顧不得身後來來往往的棺木與視線，整個人趴在灰燼紛飛的地面上大喊著：爸爸快點跑、不要被燒到、拜託跑快一點啊……。火燒的好旺，爸爸不知道會不會痛，或許眼淚可以將思念收束成型，但這一次的捉迷藏，爸爸沒有讓我，我將再也找不到爸爸躲在哪裡了。

骨灰放涼要等一小時，我看著爸爸的白骨用各種盆碗分裝，從腿部到頭部按順序放進骨灰罈。放滿了：折斷、壓碎、毫不留情的再往下剁，每一擊好像都碎在我的心裡，最後封罈。我揹起骨灰罈，重量大到踉蹌的後退了幾步、雙手不斷發軟，只靠著剩餘的意志力死死撐著。在我嬰幼兒時期，爸爸也是這樣環抱我、哄我入睡的嗎？不要害怕，放心跟著光走，我會保護好你。下輩子，換你來當我的小孩吧！

天氣稍微放晴了一點，回程路上頭靠著骨灰罈打盹，耳邊的音樂終於從佛經換成徐若瑄的歌，好像是電影《孤味》的片尾曲：

「明仔載 換我牽你的手」「我疼你的心 乎你知影」

「阮不是別人的 免感覺會歹勢」「我永遠是你的 是你的心肝寶貝」

「孤」在國語辭典裡有著單獨、辜負等詮釋，「味」則有著品嚐的意思。我認為「孤味」夾雜了雨季的酸澀、回憶的恬淡、眼淚的鹹苦、現實的辛辣，並且不斷在牙齒咬合處激烈碰撞，每一次的壓迫都將思念碾得粉碎，再緩緩滲出。我想自己仍需要一段時間去適應親人的離開，也正是過往認為一成不變的平凡生活，賦予我失去後重建的重要動力。幸福與傷痛是相輔相成，何嘗也不是一種心疼與祝福？眼下泛紅的網狀血絲接住了曾經無法下嚥的孤味，相信在下一個初來乍到的日子裡，仍有一位無論什麼場合都只想穿著拖鞋的建築師，興奮的拿著剛出爐的設計圖對我說：「看！爸爸是不是很厲害呢！」